

未了情

海宇

木兰书院，有光将从这里出发

(组诗)

(一)

你的爱，正是被我爱着的秘密
我们都是爱与被爱的原住民
譬如沉睡千年的凤凰，从今日起，
告别玉琮上的图腾，一鸣惊人
这枚灵异的钥匙，推开尘世
爱的门扉，和春风不期而遇
一切都在发生。乡音已经沸腾多时
罐罐茶宛如幸福一样粘稠
你一口，我一口，都在品尝沧桑的
味道，绽放出不同颜色、不同色彩的花朵
还有人在铡草，喂羊；提水，饮牛；
劈柴，给炉膛里加火
给每一颗土豆取一个寓意的名字
正如每一个梦，都要有族谱
每一缕春风都要有尊严地活着
每一声布谷都要膜拜尚未到来的大雪
在杨河，有西芹高举太阳
有枸杞染红月亮，有星辰在河水里长啸
有文人墨客，布衣百姓
也有木兰书院

在木兰书院，有光将从这里出发
一首诗歌将要在哪里诞生
他的光，将会照亮草木、犁铧
这是预言，也是正在抒情的笛音

(二)

请相信这样一个奇迹：葫芦河
从一句秦腔里飞出来，给下寨、上堡、
小岔、酸刺沟、何洼等村庄贴上春联
有萋萋蒹葭，穿越《诗经》
自己把自己贴在门上，说是最好的
门神，或者福祿，延绵不绝
杨河村是长子，在词语温暖的根部
正在举行选美大赛，“十三花”太惊艳了
白菜、红萝卜都是真实的存在
你看，他们大摇大摆
走进一幅年画，被春风高举
挂在“木兰书院”的影子上
冬日翻过月亮上，独把尾巴留在杨河
炊烟努力暗藏风，其实是想
暗藏自己；西芹、马铃薯跟着红军
的脚印，早已走遍全国

(三)

飞在天上，是云，收藏归雁的鸣叫
落在地上，是雪，覆盖秦长城上马蹄
慌乱的身世
一片云轻轻落下，护住一小块黄土
想起小时候，母亲抚摸
我的脸，轻轻地哼唱，春风来了
百花开了，儿子娃娃
就长大了
一个失语多时的人，走出“木兰书院”
此时来到地图前，面对无限江山
只是轻轻地喊了一声“祖国”
六盘山、贺兰山，祁连山的大小
山谷就满了
(四)
站在杨河的山梁上，你可以哭
可以笑，但绝不能
漫花儿
如果你情不自禁，小声
漫几句
黄土高原的山梁沟壑，就会像琴键，
应和着，此起彼伏
至于那只翱翔的鹰，是你的忧伤，还是你
孤独的手指，不能确定
(五)

越伸越长，葫芦河的花拳绣腿
从画里伸出画外，从坡上溢到坡下
那些淡紫色的花朵，淡紫色的芳香
把苹果，梨，杏，苜蓿，喜鹊
喳喳的含笑声，都浸染成
淡紫色
最欢迎布谷鸟来访，她叫一次
就有咕咕的黄金落下来
田陇间，茶杯里
到处都是，最热烈的火
最古老的太阳
喜鹊盛开在白杨树上！按照最喜欢的样子
母亲剪完窗花，开始给我缝书包
第一天上学，越过葫芦河水
我背上的花书包鼓鼓囊囊
就像月亮山一样巍峨
那是因为母亲怕我饿，误把东山早起的朝阳
当成干粮

(六)

落下来，鸟鸣和影子
共同用翅膀遮住了贪婪者、虚伪者
膨胀的眼睛
敬畏尘世，尘世就敬畏你
在万物面前羞愧，万物就会
在你心中匍匐
你看驼峰和美的方向，总是惊人的相似
春风藏于绿叶，温暖是旗帜上的血
鲜花一样的锦绣文章，字字珠玑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杨河，从木兰书院走出来，两袖清风
衣袂飘飘。微笑。不语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每一个文字，都是正义的心脏
汨汨作响，吐纳日月

乡愁在左我在右

◎马永珍

那时候最喜欢跑环城。从固原师专小巷出来跑到车站，左拐到中山街，然后右拐，沿中山路跑到二中坡子；左拐，跑到南河滩大桥。然后再左拐就有两条路：一条是沿二小坡子跑到一中门口，右拐向西，再跑回师专；另一条路是沿水电局那条路跑到师范坡子，左拐径直跑回师专。跑环城的队伍人数不固定，多时三四十个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少时三五人，有说有笑，乐此不疲。那时年轻，正值青春无惧青葱时，汗水、拼搏和理想一起洒落在固原的大街小巷。

那时周末肯定是要回家的。同学们大都来自农村，真正的居民很少。我家是石羊村一队，也就是那个叫宋家洼的小山村。从师专到我家大约六十里路，那时没钱坐公交车，总是骑自行车。那时年轻，就是一个字“二”：骑着自行车上明庄梁都是不下车的，硬是骑上来。如果运气好的话，遇到爬坡的大拖拉机是最希望的。骑车的人，左手扳着大拖拉机的拖车上坡就轻松多了。

那时候回家，就戴草帽下地干活。割、捆、拉、磨镰、装车、擦擦样样精通。尽管汗如雨下，腰酸腿痛，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特别是晚夕，忙碌了一天的家人终于能歇口气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吃饭喝茶，又说又笑，其乐融融；那时夜色凉爽，麦香浓郁，那种幸福的感觉就是“蚂蚁挽豆腐——不用提了”。

那时还不认识“乡愁”这个词，准确地说，她还没有在我的生命里诞生。

随着从师专毕业远赴京城工作时，和故乡相距三千多里时，在我的心里就诞生了一个名叫“乡愁”的崭新名词。从此，乡愁就常常居住在我心房的左边。到现在，虽然都已过“天命之年”了，两鬓都早已斑白，华发对浊酒；但奇怪的是对于固原的一草一木都很清晰，比如就想喝车站门前一碗一毛钱的醪糟汤。

现在，有家有室，有事业，也有闲情逸致，但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越来越少，反而与日俱增。

多少次，登上他乡最高的山，希望能望见故乡；

多少次，无论在京城任何地方，偶遇乡音泪流满面；

多少次穿越时空，梦回故乡？

三十多年来，乡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我的心里已经是茂密成林了。现在，故乡已经回不去了，用我逝世母亲的话说我现在“是把根已经扎在那里了”。人生的无奈有很多很多，“他乡放不下灵魂，故乡放不下肉身”，这样的无奈大概这也算是其中的一种吧！

幸好，人世间还有文字，有诗歌。赵缺在《无咎诗三百序》中说：“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诗歌里的乡愁不是虚空的，是结结实实存在的。他们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温暖、有光泽，因此诗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亲人。

夜静人深之时，思念和回忆是乡愁的“肝”和“胆”。这种“肝”“胆”相照的生活是对我最大的慰藉，而且也是我最愿意享受的慰藉。

“乡愁在左，我在右”，何其美也！



马永珍 宁夏固原人，北京昌平第二中学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民族文学》《诗刊》《星星》《北京文学》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多篇；入选《中国回族文学大系·诗歌卷》等多个选本；荣获2015年《民族文学》年度诗歌奖、2021年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等多个奖项。鲁迅文学院25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出版诗集《种了一坡又一坡》。